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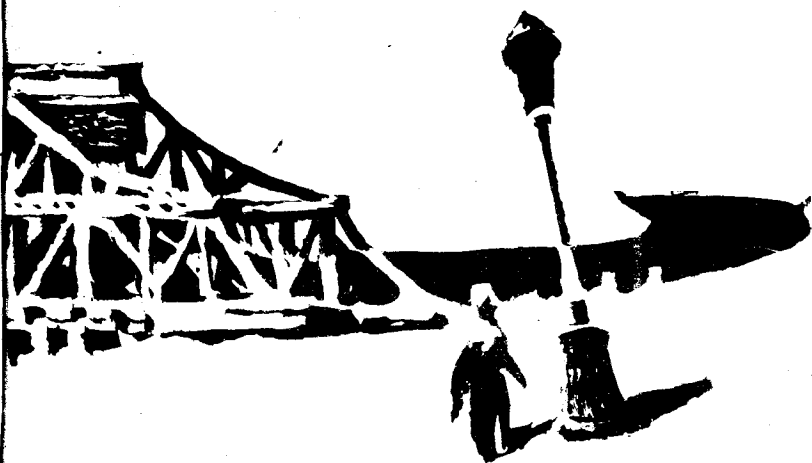
德子外传

邢凤藻

新 蕾 出 版 社

德子外传

邢凤藻



新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刘晓梅

德子外传

邢凤藻

*

新华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375 插页6 字数210 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 000

统一书号：R10213·256 定价：1.65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描写流浪儿生活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四十年代末期的天津。主人公德子在父母被日本鬼子和恶霸地主害死以后，怀着强烈的复仇愿望，度过了艰难坎坷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流浪生活。德子乞讨的双脚，踏遍了天津城乡。他饱览了一幅又一幅光怪陆离的社会图景，见识了一个又一个身份迥异的男男女女。艰难的生活，象一根无情的鞭子抽打着他，也使他早早地历经人生的磨练。在地下党的教育、培养下，德子终于成长为一名机智、勇敢的情报人员。

小说情节繁而不杂，人物多而不乱，语言生动，生活气息浓郁，地方色彩鲜明，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

目 录

一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二 勇敢的德子	10
三 德子认识的第一个人	23
四 善良的德子	31
五 不做别人的儿子了	41
六 德子认识的第二个人	54
七 德子认识的第三个人	64
八 “小神仙”（一）	75
九 “小神仙”（二）	85
十 德子认识的第四个人	95
十一 德子学艺	104
十二 不要这样的徒弟了	112
十三 看大唤去	126
十四 救大唤	132
十五 德子跑得了吗？	140

十六	砸“四季香”	149
十七	德子认识的第五个人	163
十八	他是什么人?	169
十九	财主没有好东西	182
二十	火烧戏园子	194
二十一	三义殿结拜	205
二十二	真花子打假花子	213
二十三	重返大弯镇	221
二十四	大弯镇接头	234
二十五	同志! 同志!	243
二十六	德子“绑票”	254
二十七	智闯侯公馆(一)	266
二十八	智闯侯公馆(二)	281
二十九	马戏场上	292
三十	德子吊孝	306
三十一	花子行动	314
尾声		323
后记		326



一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故事从哪里开始呢？就从这里开始吧！

一九四六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转年秋末，天津海河下梢，沿河十八村中马家村儿的大街上，出现了个小要饭的。只见这个孩子，最大不过十二岁。散乱污秽的长发披在肩头，脸上的污垢黑一道白一道，上身披一件飞了花的大人的破棉袄，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大腿的破单裤，脚拖一双用麻荆子绑着的开了绽的破棉鞋。裸着半个臂膀，两只破棉袄袖拢在腰间，系了个扣儿。手里拿着两只牛胯骨，上面拴着几个铜铃和红蓝布条，边走边敲打着花点儿，在马家村儿肮脏的街道上走着。随着那牛骨、铜铃发出“哗铃、哗铃”的声响，只听他口里数落道：

“诸位乡亲听我言，
花子本是活神仙，
活神仙来没人求，
我给诸位叩个头。”

说着，他便长跪在地，真的给围观的人们磕起头来。惹得尾随在身后的一大群儿童，发出一阵嬉笑。这笑声，把在屋里做针线的婶子、大娘都引出来了，连那杂货铺的掌柜也叼着烟，倚在门框上向街上瞅。这时，有个心肠软的张大娘，对挤在一旁抱着孩子的媳妇说：

“快去给他拿块饽饽，小小年纪，怪可怜的！”

听了这话，这个小要饭的笑嘻嘻地朝大娘走来，边走边又数落道：

“说可怜，
我真可怜，
走街串巷求吃穿。
大娘今天可怜我，
保您多活百十年。”

“哈！……”听了这吉庆话儿，人们又大笑起来，那大娘笑得脸涨红了，眼泪也流出来了。她听孩子念吉庆话儿，心里高兴；可看孩子这孤苦伶仃的样子，心里又难过起来。随手从腰里摸出张票子，和饽饽一起塞在孩子的手里。

这时，一个十来岁的穿着讲究的小女孩，凑前儿抻了一下小要饭的衣角，连连说：

“你还唱！你还唱！……”

小要饭的扭头唱道：

“叫我唱，
我就唱，
晚上你睡觉别尿炕！”

“哈……”大家又笑了。被笑的那个女孩子脸都臊红了。
这时，只听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汉子对那女孩喊道：

“兰儿走！这小王八蛋嘴太油，净他妈的胡说八道！”

听了这大汉的话，小要饭的并不急，一扭头，又冲那汉子数起来：

“说我油，
我就油，
谁让碰上这年头儿！
这年头，
不好办，
到处都有王八蛋！
王八蛋，
不是您，
您是一个大好人！”

这小要饭的连挖苦带损，把这大汉骂得怒不是，不怒也不是。这时，只见那杂货铺赵掌柜的说了话：

“我说马七爷，他要他的饭，您掺和嘛！心疼他，您给个百、八儿的；不疼，开开心不结了吗！”

听杂货铺掌柜的这么一说，小要饭的立刻朝杂货铺走来：

“掌柜的，
您发财，
您不发财我不来。
我一来，
您发财，
大个儿的元宝炕头儿埋。”

做买卖的人，都是很小气的。象这样要饭的，他见过不少，什么要花棍的，打竹板儿的，数莲花落的……，他知道这些个主儿，站在你门前一唱，非得给钱不可。你不给，他就数落着骂，直骂得你上不来，下不去。就象刚才骂那个“七爷”一样。所以，这位赵掌柜很知趣，立即从柜里拿出一分钱的钢板儿，递给了要饭的。这小要饭的一看这掌柜的也太小气了，就又数落起来：

“掌柜的，
您真不错，
全村儿上下数您阔。
腰里有钱，
铺里有货，
您老能省又会过。
您会过，
这不假，
怕的是回家老婆打。”

“哈……”赵掌柜本来就是怕老婆的，听大家伙儿这么笑，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于是，对小要饭的嗔怒起来，喊道：

“你……你怎么不知足，你……还想要个几千、几万？”

“不要千，
不要万，
求您管我一顿饭。
一顿饭，
我说着玩儿，
只想多要您几个钱儿。
给我钱，
不上当，
管保您人财两兴旺。
人财旺，
少不了，
明年您抱个大胖小儿。”

“哈……”小要饭的这几句，把掌柜的也给说乐了。他于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儿下，狠狠心掏出了个大票儿，说：

“借你的吉言吧！……”说着，把票儿扔给了小要饭的。

小要饭的拣起大票儿，往腰里一塞，手里敲打着骨板，向大街深处走去。

这时，在围观的人群里，有个人特别注意这个小要饭的，这就是卖切糕的尤二叔。他从这孩子一进村儿，就跟着。他觉着，这孩子很象自己原来的工友李常厚的儿子，那孩子已经失踪三年多了。

马家村儿，分前后两趟大街，前街多数是买卖财主家，后街大多数都是穷苦的工人、农民、渔民。小要饭的走的是大前街，走着走着，见眼前出现了一座青砖门楼儿的大瓦房。远远

看去，好大的一座宅子。只见这座大瓦房门前，有两个大石狮，十二层青石台阶一层层排上去，敞着一对虎头铜环黑漆大门。门楼上青砖细瓦，磨砖对缝，雕镂出凤凰展翅，喜鹊登梅各种图案，脊上还托着彩瓷瓦釉、色彩斑斓的八仙人儿。小要饭的看了，知道这是一户大财主，抬起步子，敲着骨板迈步就上了台阶。他正想向前走，数落吉庆话儿，想多讨几个钱。忽然，里面带着风声，蹿出了一条细腰狼狗。小要饭的毫无准备，“呀”地一声仰下了台阶。接着，从大门里又跳出个十二、三岁的胖男孩儿，口里高喊着：“虎子！虎子！嗣！嗣！……”指挥着狼狗向小要饭的扑来。顿时，人群大乱，吓得看热闹的孩子到处躲藏。那狗狗仗人势，不由分说，朝小要饭的一口咬去，正咬在他赤裸的手臂上，鲜血立时流了出来。

“哈……虎子！虎子！回来！……”

细腰狼狗听主人一唤，摇着尾巴奔跑回来，卧在高台阶上。那胖男孩儿得意洋洋地说：

“臭要饭的！看你还敢……”话刚出口，他突然惊异地瞪圆了双眼，“啊？是……你！”他扭头便向门洞里跑去，边跑边喊：

“爸爸！爸爸！德子回来了！德子回来了！……”

这时，站在人堆儿里的尤二叔，急忙拨开众人，上前扶起德子，匆忙拉到了自己家里。

其实，德子本来就是这个村儿的人。

爸爸李常厚先前在海河边上长年为那些巨绅富贾帮伙拉纤。后来，日本侵占天津后，他就到了日本人开设的一个名叫钟汕钢业所的钢铁厂里做工。

当时，传说这个厂里经常闹“鬼”。今天炉前猛丁地来了个

红头大鬼，把张家叔叔拿走了；明天炭窑里又蹦出了个绿头大妖，把王家大爷掐死了。传得神乎其神，吓得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是真的闹鬼吗？其实才不是呢。那年头儿，日本鬼子、汉奸拿着工人根本不当人，那张家叔叔、王家大爷，不是炉前出事故死的，就是被汉奸、恶霸、日本鬼子打死的。他们害死人无法向老百姓交待，才编造出了这一套套的鬼话。

后来，大概是一九四三年春天吧，有一次因为钢包爆炸，一下就活活烧死了十七、八个工人。日本鬼子和汉奸、伪保长马富贵见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又编造出了更离奇的鬼话，说什么这是因为工人们存心不良，阴谋暴乱，天神知道后，前来惩罚，一个旱雷劈死的；又说什么，这些工人不守厂规，经常掏窝探穴想发洋财，才得罪了狐仙柳神把命搭进去了。他们想用这样的鬼话，蒙蔽工人们，把这场严重的死亡事故掩盖过去。

事故发生时，李常厚正在现场，工人们是怎么烧死的一清二楚。此时，他眼见自己的穷弟兄们，就要做日本鬼子和汉奸们舌下的冤鬼，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于是，他带领工人们，用门板抬着被烧死的工人弟兄的尸体，举行了三天罢工。这三天罢工，竟闹得马家村儿、李家房子、张家坨子、杨家洼、赵家沽、田水河、忠义庙、奶奶坟、姑娘巷、老爷庄、寡妇窖以及汪店、中流等沿河十八个村庄都轰动了。因为哪个村儿，差不多都有被烧死的。

说来也怪，他们的游行示威好象真的起了作用。汉奸头子马富贵，竟破例出头主持了为死难工人举行的隆重殡葬仪式，并亲自带头儿和所有的工头，为死难的工人披麻戴孝；接着又用大笔钱，一边抚恤死者的家属，一边买通了当时的新闻界、

法律界，不予报道，不予申诉。一月之后，平安无事地压下了这场风波，度过了这道难关。

可是，就在此后不久的一个深夜，李常厚等四名带头闹罢工的工人，竟以私通八路为名，被秘密抓进了日本宪兵队，从此再没出来。

后来德子听人说，爸爸被日本鬼子活埋了。

德子妈也是个刚强的人。

她在双喜纱厂做工，身边只有大女儿珍子、小儿子德子两个孩子。

李常厚被抓进去那年，珍子十八岁，德子只有九岁。

李珍是家里头大的，为替爹爹报仇，她真想黑夜闯进马家，捣了他家的佛堂，烧了他家的粮仓，砸了他家的当铺，炸毁那吃人的日本宪兵队……无奈，她纵然有这样、那样的抱负，可她毕竟是个孩子，况且还是个女孩子，比不得那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来个生人，她都要往妈妈的身后躲，此刻还能去替屈死的爸爸劫营烧寨吗？

正在李珍和妈妈、德子为爹爹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邻居张大娘、尤二叔跑来送信儿说，马富贵又带人来了，听说是要抓珍子去给他老娘当丫头。德子妈一听，就知道马富贵没安好心，又要在她闺女身上打主意。只得好歹给珍子收拾了几件旧衣服，急忙打发孩子逃生去。一个十几岁的姑娘象个没头苍蝇，出了马家村儿，四野茫茫，她往哪里逃啊？！……正在她为难之际，尤二叔赶来，先把她领到了五十里外的寡妇窑的一个亲戚家住下，后来，又从寡妇窑向东去走了一百多里，送到了赵家沽另一个亲戚家。

等尤二叔又一次去赵家沽看望李珍的时候，赵家沽一带，

已经被日本鬼子杀光、烧光，变成了据点。听人说，活下来的老乡们都逃到了东边的甜苦村。尤二叔急忙到那里去打听，可甜苦村哪里有李珍的影子？几个侥幸逃出来的乡亲猜测，李珍不是被鬼子杀了，就是随着难民逃到关外去了。

从此，德子的姐姐再无下落了。

李珍一逃，罪过可就全部落在了德子妈一人身上。伪保长马富贵先是指使他的狗腿子，捣毁了德子家仅有的一间草房。接着，勾结双喜纱厂的工头把德子妈开除了，硬把她拉到马家当了老妈子。

半年以后，奄奄一息的妈妈被人们用门板抬了回来，当德子闻讯赶来时，妈妈已经睁着一双失神的眼睛停止了呼吸。



二 勇敢的德子

尤二叔把德子拉到了家后，不由分说，先让尤二婶拿出了他存放多年的上好的疮药，给德子上上、包扎好，又让女儿苹儿，打了水来给德子洗了脸、洗了手。尤二婶这才看清面前的这个小花子竟是大家常念叨的德子，她一把抱住了德子大哭起来，边哭边说：

“我的儿，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 可把二婶惦记死了!
.....”

“是啊，德子，你是怎么离开村儿的，这些年都在哪儿啦?
.....”尤二叔一边摆上饭一边问着。

街坊四邻，张大娘、李大婶听到信儿也都来看德子。德子见亲人们一个个问着，不由得抽抽泣泣地哭了起来。尤二叔、

尤二婶和来看望德子的老乡亲们，听着孩子的哭诉，想起德子爸爸妈妈的惨死和他那不知下落的可怜的姐姐珍子，没有一个不落泪的。

.....

谁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的记忆就象是那五彩斑斓的画卷，展开来可以看个没完。

德子却与众不同，他象是没有童年。或者说，他童年的生活已经成人化了，内容比一般孩子丰富得不知有多少倍。

妈妈死后，他就到处漂流，四处谋生了。但是他不管走到哪里，母亲那双失神的眼睛，似乎日夜都在向他叮咛，向他呼唤着：

“报仇啊！报仇啊！”

要报仇，德子太势孤力单了。唯一的希望是能找到珍子姐姐。

可是，到哪里去找啊？

他先到了离马家村最近的忠义庙村，问清了路，这才边要饭边沿着奶奶坟、姑娘巷、老爷庄，最后找到了寡妇窑。他影影绰绰记得妈妈说过，姐姐在这里住过。果然，在这里他找到了尤二叔家的亲戚，~~一问原来姐姐~~只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就被尤二叔领去赵家沽了。他不得不~~原路~~走回来，到了忠义庙。半年以后，他果然找到了赵家沽。~~赵家沽~~是日本鬼子的据点，他进不去，只好流落到了~~中流和甜菜村~~一带。在这里，他打听到鬼子建据点儿时，~~赵家沽的乡亲们~~除了被杀的，差不多都逃到关外去了。于是，德子认定姐姐也一定是逃到关外去了，他决心到关外去找。可是，关外在哪儿？有多远呢？

一天，他在汪店碰上个自称关外的人，这人问他为什么这